韓愈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韓愈論
作者：蘇軾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東坡全集》

聖人之道，有趨其名而好之者，有安其實而樂之者。珠璣犀象，天下莫不好。奔走悉力，爭鬥奪取，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。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。至於粟米蔬肉，桑麻布帛，天下之人內之於口，而知其所以為美，被之於身，而知其所以為安，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。

韓愈之於聖人之道，蓋亦知好其名矣，而未能樂其實。何者？其為論甚高，其待孔子、孟軻甚尊，而拒楊、墨、佛、老甚嚴。此其用力，亦不可謂不至也。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，支離蕩佚，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。

昔者宰我、子貢、有若更稱其師，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，雖堯舜之賢，亦所不及。其尊道好學，亦已至矣。然而君子不以為貴，曰：宰我、子貢、有若，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。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！蓋亦曰「夫子循循焉善誘人」。由此觀之，聖人之道，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。韓愈者，知好其名，而未能樂其實者也。

愈之《原人》曰：「天者，日月星辰之主也。地者，山川草木之主也。人者，夷狄禽獸之主也。主而暴之，不得其為主之道矣。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，篤近而舉遠。」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，以其有別焉耳。今愈之言曰「一視而同仁」，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，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，而可乎？教之使有能，化之使有知，是待人之仁也。不薄其禮而致其情，不責其去而厚其來，是待夷狄之仁也。殺之以時，而用之有節，是待禽獸之仁也。若之何其一之！儒墨之相戾，不啻若胡越。而其疑似之間，相去不能以發。宜乎愈之以為一也。孔子曰：「泛愛眾而親仁。」仁者之為親，則是孔子不兼愛也。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」神不可知，而祭者之心，以為如其存焉，則是孔子不明鬼也。

儒者之患，患在於論性，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，而非性之所有。夫有喜有怒，而後有仁義；有哀有樂，而後有禮樂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，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。老子曰：「能嬰兒乎？」喜怒哀樂，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，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「嬰兒」也。

儒者或曰老、《易》，夫《易》，豈老子之徒歟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《易》，則是離性以為情者，其弊固至此也。嗟夫，君子之為學，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，豈可謂善學耶？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